

后考底利耶时代 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延承与嬗变

——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探究

张 婷

内容提要 考底利耶《利论》被奉为古代印度治国方略之经典,其国际关系思想被卡曼达格、月天等古代印度政治思想家延承并发展起来。作为后考底利耶时代下的代表,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延承了古代印度国际关系的思想理论逻辑框架,即曼陀罗圈—六重外交原则—四策略模型结构。在此基础上,卡曼达格结合自身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对国家间关系的处理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发展,即阐发了威胁制衡体系的卡曼达格曼陀罗圈,慎战的六重外交原则,作为政策工具的七策略理论模型,进而发展出兼具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的非暴力性—外交冷漠战略传统的国际关系思想。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既可为分析印度外交实践提供一种思想战略解释,也可在全球国际关系学背景下被赋予理论建设意义。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印度 印度国际关系思想 后考底利耶时代 《政道精要》 卡曼达格

* 张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200433)

** 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印度瑜伽战略中的宗教政治协同机制及其启示”(项目编号:24CZJ019)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最初于2023年4月22日的复旦大学“多元世界与国际秩序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任晓教授、张家栋教授的现场点评。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在经典的东方主义建构中,中国为“政治帝国”而印度则是“宗教社会”,^①印度被认为更关注哲学宗教精神领域,缺乏对世俗政治事务的关注。因此,学界长期存在着对印度本土政治思想传统的质疑与讨论,^②这导致目前对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挖掘并不充分。实际上,印度在历史文化的沉淀与传播中保持着富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认识与思想,不少古代印度文本中也确实存在对世俗意义上的治国理政问题的探讨。最为典型的即是作为古代印度治国方略经典的考底利耶(Kautilya)^③《利论》(Arthashastra)^④,其为国家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治国理念与实践指导原则,所含的曼陀罗(mandala)、“鱼类法则”(mātsyanyāya)、六重外交原则(sādguṇya)等国际关系思想概念由后来的卡曼达格(Kamandaka)、^⑤月天(Somadeva Suri)^⑥等延承

①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pp. 473-481.

② 关于古代印度文本中是否存在政治思想的讨论可参见 Herbert H. Gowen, “‘The Indian Machiavelli’ or Political Theory in India Two Thousand Years Ago,”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44, No.2, 1929, pp. 173-192; K. P. Jayaswal, *Hindu Polity: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ndia in Hindu Times*, Bangalore: The Bangalore Printing & Publishing, 1924; Narendra Nath Law,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Ancient India*, London: Luzac and Co., 1920.

③ 考底利耶(约公元前400年—公元前300年)为古代印度政治家、战略家,作为宰辅与帝师,协助孔雀王朝第一位皇帝旃陀罗笈多击败难陀王朝,开创了印度政治史上的首个帝国——孔雀王朝。参见〔古印度〕僑底利耶:《利论》,朱成明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iii页;I. W. Mabbett, “The Date of the Arthashastr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84, no. 2, 1964, pp. 162-169.

④ Arthashastra 主要有两种中译名:一是译作《政事论》。这一译法遵循“格义”意译,将 Arthashastra 理解为解决国家政治事务的文本;二是译作《利论》。法(dharma)、利(artha)、爱(kama)为印度教传统人生三大目的(trivarga)。与之对应的是法论(Dharmashastra)、利论(Arthashastra)和爱经(Kamasutra)三种文本类型,法论和爱经分别指向神圣权威和个体因素,利论则用于处理世俗权威事务。出于对印度教传统的原意理解,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参见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古印度〕僑底利耶:《利论》,朱成明译注,第xiii—xviii页。

⑤ 关于卡曼达格的生卒年与具体身份目前尚存在争议,但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的交叉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其所处时代大致为笈多王朝衰亡前后的印度中世纪早期(大约公元5至8世纪之间)。另对卡曼达格的中译名作如下说明:Kamandaka 又作 Kāmanda、Kamandaki 或 Kamandakiya,目前对该人名并无统一的中译名,大致有“卡曼达格”“羯曼陀伽”“迦曼陀”三种译法。根据《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及《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第13部分《印地语》,“Kamanda”译作“卡曼达”,而“-ka”常译作“格”,故而本文综合将“Kamandaka”译作“卡曼达格”。参见〔印度〕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五)》,黄宝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The Mahabharata, Volume7: Book 11 The Book of the Women, Book 12 The Book of Peace, Part One, translated by James L. Fitzgera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479-480;周桂银:《全球南方思想资源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5期,第156页;黄兴川编:《南亚大辞典》,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夏德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439页。

⑥ 月天(约公元前920—966年)为南印度耆那教天衣派僧侣,其撰写了一本包含32章节的政体手册《处世经》(Nītivakyamrīta),该书主要以《利论》为模板,阐述国家的七个要素,并为国家的正常运行提出了指导方针。参见 Shymala Ratnakumari B. S. “The Conception of ‘State’ in Nītivakyamrīta: An Analysis,” *Itihasa Darshana*, Vol.6, 1991, p. 1; Somadev Suri, *Somadev Suri’s Nītivakyamrītam: 10th Century Sanskrit Treatise on Statecraft*, translated by Sudhir Kumar Gupta, Calcutta: Prakrita Bharati Academy, 1987, pp. 1-2; 毛世昌:《印度文化词典》,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

并发展起来,^①成为具有印度特性的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其中,大致创作于笈多王朝衰亡前后的卡曼达格《政道精要》(Nitisara)^②可谓考底利耶之后(下称后考底利耶时代)又一部古印度重要政治思想文本。一方面,该文本被后来的印度政治思想文本奉为权威来源而大量引用,譬如作为古印度教导王储治国之道的政治启蒙寓言《益世嘉言集》(Hitopadesa),^③其文本内容大多源自《政道精要》;^④另一方面,在南亚次大陆之外的不少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碑文中引用了不少《政道精要》的相关内容。^⑤这足以见得卡曼达格《政道精要》之重要性。然而,《政道精要》受到的关注度却远低于《利论》。最早研究该文本的主要是莫里兹·温特尼茨(Maurice Winternitz)、贝里代尔·基思(A. Berriedale Keith)等一批西方梵文学者,他们主要是对《政道精要》的创作年代及内容进行了较为浅层的讨论。^⑥之后以U. N. 戈沙尔(U. N. Ghoshal)为代表的一批印度学者对《政道精要》中的王权、国家组织结构等政治思想内容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⑦但这些研究多将卡曼达格思想视为考底利耶思想的衍生物。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政道精要》的研究价值并未予以重视。近年来,印度学界关于建构印度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与讨论愈盛,不少印度研究机构开始尝试从古印度文本中汲取对外战略智慧,加强对印度本土战略思想的研究。^⑧自2012年以来,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设立旨在

① Ashok S. Chousalkar, *Revisit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Ancient India: Pre-Kautilyan Arthashastra Traditi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18, pp. 158-159.

② Nitisara 主要有 *The Essence of Politics* 或 *The Elements of Polity* 两种英译名,《处世精要》或《正道精华》两种中译名,结合中英译名,“正道”“处世”与“politics, polity”之意相去甚远,而取“政道”即“政治之道”更符合原意,而“精要”相比“精华”二字更符合“essence, element”所表达的意思。因此,本文将 Nitisara 译为《政道精要》。参见黄兴川编:《南亚大辞典》,第171页;毛世昌:《印度文化词典》,第155页;Sisir Kumar Mitra, *The Nitisara or the Elements of Polity by Kamandaki*, Calcutta: The Asiatic Society, 2008; Jesse Ross Knutson, *The Essenc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③ 《益世嘉言》由那罗(Nārāyaṇa)所著,大约创作于公元10至14世纪。参见《五卷书》,季羨林译,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4页。

④ A. N. D. Haksar, *Naryana: The Hitopadesa*,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98, p. xiv.

⑤ Mabel Haynes Bode, *The Pali Literature of Bruma*,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9, p. 107.

⑥ Vandana Gupta, “Historicity of Kamandaka,” *Shrinkhala*, Vol.1, No.12, August 2014, pp. 64-66.

⑦ U. N. Ghoshal, *A History of Indian Political Ideas*,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370-395; Kamal Kishore Mishra, *Police Administration in Ancient India*,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1987, pp. 15-17; Ashvini Agrawa, *Rise and Fall of the Imperial Gupta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89, pp. 170-173; Bhaskar Anand Saletore, *Ancient Ind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3, pp. 9-10.

⑧ 高刚:《〈政事论〉与考底利耶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国际论坛》2020年第1期,第116—128页。

建立关于战略和安全问题的印度本土概念语言的“土著历史知识”(Indigenous Historical Knowledge)项目。在这一项目之下,以考底利耶《利论》为中心,对包括卡曼达格《政道精要》在内的古印度文本中的战略思想进行了一定关注。^①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在研究印度乃至南亚地区的战争暴力思想时也注意到了《政道精要》。^②但这些研究都并未系统地将卡曼达格置于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整体的发展与变化框架之下对其进行考察。这对于把握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整体的发展变化毋宁说是一种研究遗憾。

本研究拟以印度中世纪早期考底利耶的信徒——卡曼达格^③的国际关系思想为中心,采用文本分析法,深入分析卡曼达格的《政道精要》文本中的国际关系思想内容,辅以《利论》为文本参照,对比分析两文本在国际关系思想上的延承与嬗变,并进一步分析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独特性与价值。

本研究旨在回答如下两方面问题:一是从文本出发,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对包括考底利耶思想在内的印度国际关系思想之延承与变化是什么,为何会发生此种延承和变化;二是从文本思想的价值出发,卡曼达格思想的独特之处何在,有何当代价值?通过对这两方面问题的深入分析期待能加深后考底利耶时代下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认识,也能在国际关系“全球转向”的大背景下为解读国际关系提供有益的非西方思想贡献。

一、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源流及其产生条件

从知识生成的情境性来看,知识的生成依托于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与历史情境等。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作为考底利耶之后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代表,一方面,它无法脱离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源流之底色,蕴含了印度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内涵,此为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之背景性思想基础;另一

^① A. N. D. Haksar, "A Post-Kautilyan View of Diplomacy: The Nitisara of Kamandaki," in Pradeep Kumar Gautam, et al., eds., *Indigenous Historical Knowledge: Kautilya and His Vocabulary, Volume. I*, New Delhi: IDSA/Pentagon Press, 2015, pp. 5-10.

^② Upinder Singh, "Politics, Violence and War in Kamandaka's-Nitisara,"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Vol.47, No.1, 2010, pp. 29-62; Upinder Singh, *Political Violence in Ancient Ind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24-233; Valerie Morkevičius, *Realist Ethics: Just War Traditions as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84-192; Kaushik Roy, *Hinduism and the Ethics of Warfare in South Asi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37-144.

^③ R. P. Kangle, *The Kautiliya Arthashastra, Part III: A Stud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10, p. 60.

方面,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与对应的历史情境相结合,反映了其所处政治历史背景之下的现实需求和时代特征,此为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之背景性历史基础。结合这两方面内容可以更充分地理解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为深入分析这一思想奠定基础。

(一) 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源流

核究(anviksiki)、^①三吠陀(trayi)、^②治生(vartta)^③以及治术(dandaniti)^④为古代印度传统中保护世界的必要知识分支(vidyas)。^⑤从整体来看,古代印度的知识体系是分层的,核究涉及哲学层面的内容处于知识体系之顶端,为其余知识提供宏观框架;作为道德智慧神圣传统的三吠陀处于知识体系第二层,为核究提供了超越纯粹理性和经验的真理;治生作为生活实践的科学处于知识体系的第三层,为精神层面的知识提供物质基础;治术作为治国理政之道处于知识体系第四层,旨在消除世俗障碍、合理分配物质资源,使追求前三层的知识成为可能。由此,卡曼达格表示治术在这四者中占据主导地位,^⑥国际关系思想则隶属于治术这一知识分支。印度政治和社会生活深嵌着印度教的吠

① “anviksiki”源自词根动词 iksh,有思考、反思和调查之意。在古代印度哲学中主要指逻辑哲学和形而上学,被视为知识和智慧的一种形式,特别是与逻辑、哲学和元认知(对认知过程的反思)相关的领域。

Satis Chandra Vidyabhusana, *A History of Indian Logic: Ancient Mediaeval and Modern School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20, pp. 5-7; Apte V S, *The Student'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0, p. 82.

② “trayi”通常指的是吠陀(Vedas)中的三部主要经文:《梨俱吠陀》(Rig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和《苏摩吠陀》(Samaveda)。参见 Kabita Ray, “Kautilya the Most Political Philosoph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anskrit Research*, Vol.7, No.5, 2021, pp. 75-79.

③ “vartta”在古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经常指代经济活动、职业或生计的方式。它是古印度教育体系中四个主要学科之一,通常与农业、牧养、家畜和贸易等经济活动相联系。参见 G. Adityakiran, “Exploring the Concepts of Grand Strategy and Strategic Planning in Kautilya's Arthashastra through a Hermeneutical Lens,” in Pradeep Kumar Gautam, et al., eds., *Indigenous Historical Knowledge: Kautilya and His Vocabulary*, Volume. II, New Delhi: IDSA/Pentagon Press, 2015, pp. 37-38.

④ “dandaniti”一词由“danda”和“niti”两部分构成:“danda”为“惩罚”或“法杖”之意,象征权力和权威;“niti”为“政策”或“道德原则”之意,因而该词可直译为“惩罚的政策”或“法律制度”。在古印度文献中,主要指的是与政治、行政、法律和正义相关的原则和实践。参见 Mark McClish, “The Politics of the Dandaniti,” in Mark McClish, ed., *The History of the Arthashastra Sovereignty and Sacred Law in Ancient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15-173.

⑤ 以上这四个词的中译名具体参见〔古印度〕憍底利耶:《利论》,朱成明译注,第5页。

⑥ Manmatha Nath Dutt, *Kamandakiya Nitisara or The Element of Polity*, Calcutta: Elysium Press, 1896, pp. 15-16.

陀文化^①,其吠陀思想成为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模板。可以说,如果没有古老的吠陀知识传统作为基础,任何将印度地方性知识中的国际政治思想概念化的学术努力都是不完整的。^②因而,需从印度古老的吠陀思想出发探究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之源流,进而可为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提供背景性知识基础。

古代印度吠陀思想将法(dharma)、利(artha)、爱(kama)视为人生三大目的,代表了人类活动和追求的三个主要领域。^③其中,“法”和“利”与重点关注治国方略的公共事务内容相关,“爱”涉及推动和限制公共事物的个体因素。因此,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源流主要与前两者相关联。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印度并未有严格的学科界限,古代印度政治思想分布于宗教、社会、治国理政等领域的文本之中,相关文本并未对政治思想进行国内和国际的严格划分,国际关系思想的论述多被作为政治思想的一部分而存在。

从法和利具体的内涵来看,“法”一词源于梵文词根“Dhr”,有“持有”“支撑”之意,尽管较难给法的内容进行准确定义,但其含义多与秩序法则相关,是整个印度文明传统中普遍存在的核心概念,^④可指由永恒超自然力量规定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原则。^⑤在印度治国理政思想中,法褪去了充满灵性的宗教意义,被赋予内在的道德价值,代表了道德伦理法则和正义秩序,即每个个体或群体履行某种特定职责而维系在一起的责任,包括家庭法(Kuṭumbadharmā)、氏族法(Kuladharmā)、国家法(Janapadadharmā)等类

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吠陀文化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其主要指的是吠陀经典(即四吠陀——黎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达瓦吠陀,另加上梵书和奥义书又称六吠陀)所记载和反映的印度历史时期的文化,从这一时期开始印度文化走向超自然中心道路,这一时期形成的宗教可称为“吠陀教”,后演变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后又逐渐发展成印度教,可以说,吠陀文化是印度教文化的重要渊源,具体可参见尚会鹏:《印度文化史(第三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51页;Hiltebeitel, Alf. “Hinduism,” in Joseph Kitagawa, ed., *The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Asia: Relig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3—38.

② Bilal Ahmad Ganai, “Hindu Tradition of Political Thought: An Overview,” *Journal of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Vol.5, No.100, 2017, pp. 65-70.

③ Olivelle, P., “From Trivarga to Puruṣārtha: A Chapter in Indian Moral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21, Vol.139, No.2, pp. 381-396.

④ Patrick Olivelle, *Dharmasūtras: The Law Codes of Apastamba, Gautama, Baudhayana and Vasistha, Annotated Text and Translation*, Delhi: Motilala Banarsidass, 2000, p. 14.

⑤ Terence P. Day, *The Conception of Punishment in Early Indian Literature*, Ontari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42-45.

型。^①具体到国际关系层面,法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即是国王个人的法即王法(Rajadharma),强调作为刹帝利的国王首要履行的职责是对抗针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部威胁和外部侵略,对职责的履行赋予王权合法性,统治者为守护法而生。二是规制国家间关系整体的规则即德萨法(Deśadharmā),^②这一规则的基本理想是和平与非暴力,《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将这种理想称为“最高的法”,其核心目标是建立和谐稳定的国家间秩序。利本意为人类的生计,意为对财富和权力的物质利益目标追求,以此作为确保人类总体幸福的路径,^③而真正的目的正如考底利耶在《利论》中所言,即保护所获得的(yogakṣema)以及保护臣民(rakṣana)。^④落实这种目的所依赖的工具即为丹达(Danda)。丹达本意为“惩罚之杖”,在印度治国理政思想之中,其作为实现法和利的手段而凸显出一定的工具价值,强调通过权威性的规范和必要的惩罚措施来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从而确保国家法律的效力和道德的实现。在国家层面,丹达作为国家“制裁权”,既是道德的净化剂又是社会弊端的矫正器,^⑤可用来结束国内“鱼类法则”的无政府状态,保障国家有序运作。在国家间层面,一国对另一国使用丹达,则使国家间陷入“鱼类法则”的无政府状态。那么,如何结束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的无政府冲突状态进入普遍和平的状态呢?古代印度思想家们认为可通过丹达的暴力手段,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单一压倒性权威,实现征服世界的转轮王(cakravartin)理想,^⑥即建立普遍和平状态的“法”之秩序,但在这实现普遍和平状态的过程中,本身亦导致了无休止的战争。由之,对这一目标追求本身也即是一个悖论。

综上,尽管法与利涵盖的思想内涵广泛,但在印度治国理政思想中,利是作为物质性权力,法则从宗教信仰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关注政治道德伦理的意蕴。可以说,法与利是一体的、相互联系的,仅从利本身不足以理解印度传统

① Pradeep Gokhale, “The Concepts of Dharma and Dhamma vis-à-vis Law in Indian Tradition: Some Reflections,” in A. Pandit Suraj, et al., eds., *Pratnaratnam: Essays in Honour of Dr. Arvind Prabhakar Jamkhedkar*, Pune: Sarvidyā Institute of Cultural Studies, 2019, pp. 4-5.

② 也作国家法(Janapadadharmā)。参见 Manoj Kumar Sinha, “Hinduism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87, No.858, June 2005, pp. 285-294.

③ Arvind Sharma, “The Puruṣārthas: An Ax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Hinduism,”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Vol.27, No.2, Summer, 1999, pp. 223-256.

④ [古印度] 考底利耶:《利论》,朱成明译注,第60页。

⑤ Sisir Kumar Mitra, *The Nitisara or the Elements of Polity by Kamandaki*, pp. 24-25.

⑥ 转轮王英文为 cakravartin, 其中 cakra 为战车轮毂, 象征权威, 故一般国王为“轮王”。“转轮王”则指“其战车所到之处不受阻碍者”, 象征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威。参见 [古印度] 考底利耶:《利论》, 朱成明译注, 第563—564页。

政治之思想,这种对物质性权力的追求需要法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样,单依靠法来解释古代印度治国思想传统亦是空洞的,需要强调国家统治者能够履行其职责、实现巩固和扩大国家领土的利作为实现法的基础。利是理解古代印度治国之道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将利与法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古代印度政治思想,进而理解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之真正源流,也即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是道德伦理与权力政治的内在双重叠加。^① 由之,考底利耶、卡曼达格等人所阐发的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正是在法与利的思想源流基础之上发展而来。

(二) 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产生的政治历史条件

传统上,印度历史编撰意识淡薄,^②并不注重历史记录,因而对古代印度政治思想或国际关系思想研究比较困难的地方在于难以对某一古印度文献的创作历史年代进行准确断定,关于《政道精要》写作时间的确定同样如此。该书的写作时间目前争议较多,对于写作时间的判定,学者们多采用文本引用的佐证方法。目前,关于《政道精要》编写时间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③ 第一种说法认为《政道精要》并未在《摩奴法论》(Manusmriti)^④中被引用,但《政道精要》行文中却引用了7、8世纪左右才出现的筏摩那(Vamana),^⑤据此推断其写作时间是公元2世纪到8世纪左右。^⑥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约公元7世纪印度作家檀丁(Daṇḍi)编写的《十王子传》(Dashakumaracharita)开篇也即提到卡曼达

① Upinder Singh, *Political Violence in Ancient Ind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Printing, 2017, p. 6.

② 宋丽萍:《印度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转型的困境: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第31—39页。

③ Bhasker Anand Saletore, *Ancient Ind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Asian Publishing House, 1963, p. 9.

④ 《摩奴法论》大约编成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参见〔古印度〕摩奴:《摩奴法论》,蒋忠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⑤ Charles D. Collins, *The Iconography and Ritual of Siva at Elephanta: On Life, Illumination, and Bei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p. 91.

⑥ Maurice Winternitz,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ume III): Classical Sanskrit Literature and Scientific Literatur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08, p. 634; R. C. Majumda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India, Volume. III, part II (A. D. 300-985)*,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p. 1043; Mishra, S. C. *Evolution of Kautilya's Arthashastra: An Inscriptional Approach*, New Delhi: Anamika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p. 20; Mabett, I. W. *Truth, Myth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India*, New Delhi: Thomson Press, 1972, p. 128; Ram Sharan Sharma, *Aspect of Political Ideas,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Indi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15, p. 237.

格,因此,该书的编写时间不可能晚于公元6世纪。^①第三种说法表示卡曼达格在《政道精要》开篇诗句中对称赞对象采用了“Deva-”这个词根可以被理解为对笈多王朝的第三位君主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 II,约公元375年至415年)的隐晦指代,因而认为卡曼达格与之同属为一个时代。^②综合上述,关于《政道精要》成书时间的讨论,本文在此做一个较为保守谨慎的时间范围估计,即《政道精要》的创作时间可能为公元5至8世纪,这一时期为笈多王朝衰亡前后的印度中世纪早期。在这一时期,自公元4世纪建立的北印度统一帝国——笈多王朝面临着王室内乱、藩臣割据,以及来自中亚游牧民族嚙哒汗国的外族入侵,这些极大地消耗了笈多王朝的军力和财力。由此,笈多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并最终灭亡,印度次大陆尤其是北印度再次陷入小国林立的分裂局面。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卡曼达格《政道精要》更关注于如何在分裂的国家间状态之中生存下去,他认为“没有安全,就没有其他财富,包括物质上的繁荣,”^③因而文本多聚焦于解决地方性战争和暴力、肆无忌惮的王室野心等问题。^④

除此之外,该书的作者卡曼达格的身份目前学界也尚存争论,主要存在如下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他是笈多帝国旃陀罗·笈多二世时期的丞相希诃罗(Sikhara);^⑤第二种说法认为卡曼达格是一位女性;^⑥第三种说法则认为作者是佛教徒。^⑦无论卡曼达格是什么身份,可以肯定的是卡曼达格受到考底利耶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政道精要》中的大部分内容继承了《利论》,但其并非部分学者所言的《政道精要》是《利论》的衍生文本,不具

① K. P. Jayasawal, *Hindu Polity: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ndia in Hindu Times*, Delhi: Chaukhamba Sanskrit Pratishtan, 2005, pp. 5-9; Shamsastri, R. *Kautilya's Arthashastra*, Bangalore: Mysore Press, 1951, p. 283; A. Berriedale Keith, *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p. 462.

② Michael Willis, *The Archaeology of Hindu Ritual: Templ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62-63.

③ Manmatha Nath Dutt, *Kamandakiya Nitisara or The Elements of Polity*, p. 4.

④ Upinder Singh, *Political Violence in Ancient Ind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24.

⑤ Charles Drekmeier, *Kingship and Community in Early India*,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83; H. M. Elliot, John Dawson, *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 The Muhammadan Period (Volume 2)*, London: Trübner, 1869, pp. 110-111.

⑥ Vandana Gupta, “Historicity of Kamandaka,” *Shrinkhala*, Vol.1, No.12, August 2014, pp. 64-66.

⑦ Sisir Kumar Mitra, *The Nitisara or the Elements of Polity by Kamandaki*, pp. i-ii; P. N. Benerje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ncient India*, Glasgow: Glasgow University Press, 1916, pp. 12-14.

备原创性。^① 这可从如下三方面看出：第一是从创作背景上看，两书创作的时代背景不同，因而关注的时代主题自然是有差异的。如上所分析的，《政道精要》大约写于笈多帝国衰亡前后，这一时期政治分裂加剧、经济下滑严重，加上有来自中亚的入侵者，这与考底利耶所处的大一统的孔雀王朝背景截然不同，因而较之考底利耶，卡曼达格更多的关注和强调国家安全。第二是从文本写作方式来看，尽管《政道精要》在开篇即提到“他从《利论》的浩瀚海洋中酿造出《政道精要》的甘露”，^②但卡曼达格在行文中并未是完全复刻考底利耶的思想观点，采取的方式多为在其设定的具体内容范围内，首先密切关注考底利耶的观点，由之提出他自己的观点。^③ 同时，他的一些基本思想还加入了诸如强调世俗统治者权威和义务的传承经(Smriti)^④及凸显政治道德伦理的毗湿摩^⑤思想(the thought of Bhishma)，^⑥可以说，卡曼达格是对考底利耶思想的发展而非复制，并且融入了不少新的思想元素。第三则可从《政道精要》的影响来看，如前所述其不仅影响了之后的印度政治思想文本，而且在东南亚的影响也较大，在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the Batavian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巴厘岛梵语文学报告》中显示，巴厘岛最受欢迎的政治作品正是《政道精要》而非《利论》。^⑦ 可以说，《政道精要》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利论》。

因此，《政道精要》作为后考底利耶时代的印度政治思想著作，重新定义了中世纪早期印度的政治思想，在充分吸收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法与利思想源流基础之上，结合自身所处时代的政治历史背景条件，阐发出新的思想内容，成为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古代政治思想著作中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① Bhasker Anand Saletore, *Ancient India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3, p. 54; U. N. Ghoshal, *A History of Indian Political Ideas*,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383; K. V. Rangaswami Aiyangar, *Considerations on Some Aspects of Ancient Indian Polity*, Madras: Trivandram, S. P. C. K. Press, 1916, pp. 24-25.

② R. P. Kangle, *The Kautiliya Arthashastra, Part III: A Study*, p. 60.

③ U. N. Ghoshal, *A History of Indian Political Ideas*, pp. 370-371.

④ 传承经(Smriti)字面原意是指被记住的，是基于人类记忆的印度教神圣文献，用于详细阐述、解释和编纂吠陀思想，但由于其是衍生的，因此被认为不如吠陀文献权威，现在基本用于特指与法律和社会行为相关的文本。《政道精要》中关于世俗统治者的权威和义务的阐述即是受传承经影响。Britannica, T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Smriti,"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ctober 4th, 2013,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mriti>, 2023-04-15; U. N. Ghoshal, *A History of Indian Political Ideas*, p. 395.

⑤ 毗湿摩原是《摩诃婆罗多》(The Mahabharata)中的一个人物，被称为“道德战士”(Ethical Warrior)，其代表的精神和思想主要是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参见〔印度〕毗耶婆：《摩诃婆罗多(五)》，黄宝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Norio Sekido, "Indian Epic Hero Bhishma and Buddha,"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40, No.2, March 1992, pp. 1063-1066.

⑥ U. N. Ghoshal, *A History of Indian Political Ideas*, p. 371.

⑦ Sisir Kumar Mitra, *The Nitisara or the Elements of Polity by Kamandaki*, p. i.

二、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即是古代印度思想家们关于国家间关系处理的原则与理论的阐述与总结,主要由古代印度政体文本中关于国家概念的内容发展而来,并由此形成一套国家间关系处理的逻辑原则。如前所述,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集中体现在《政道精要》一书中,该书内容涉及国家及其组成和保护、曼陀罗下的各类外交政策、军事组织建设等。作为后考底利耶时代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其除了延续传统的印度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利与法源流内涵之外,在整体的逻辑框架上亦是延续了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框架内容。因此,将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置于整个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逻辑框架中,可以更为完整和系统地把握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内容。

根据古印度文献中关于国家概念的阐述,国王(svami)、大臣(mantrin)、领土(janapada)、防御工事(durga)、国库(kosha)、军队(danda)和盟友(mitra)共同构成国家的七个组成部分,即“王国七支”理论(Saptang Theory of State)。^①其中,盟友作为一国的友好国家,区别于邻近敌国(ari)。由之,仅国家概念的存在,一国之外的国家就有敌友之分。一个国家为保证其能在“鱼类法则”状态^②中生存下去,须促进与存在共同利益基础的国家的理解,并与敌对国家打交道,而这种现实需要推动了一国对国家间关系的考量。同时,国家的目的在于促进臣民福祉,包括保护和获取领土、维持和增强权力,^③一国与另一国的这种目的相互碰撞所产生的权力利益冲突促使古代印度思想家研究国家,尤其是谋求霸权的国家,即胜国(vijigisu)^④与不同地理距离的国家群之间的行为关系,进而设计了国家间关系的体系结构——曼陀罗国王圈及其与之配套的相互关系管理原则与具体实施手段。

曼陀罗国王圈主要以胜国为中心划分敌国、盟国、中立国(udasina)、中间国(madhyama)等国家间关系定位的地缘政治圈层结构。基于此,该国需根据

① Dushmantha Kumar Mohanty, *Indian Political Tradition: From Manu to Ambedker*, 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 1997, p. 40.

② 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意为强者吞并弱者。参见 Raghavendra Vajpeyi, “The Term Matsyan-yaya in the Kautiliya Arthashastra,”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34, 1973, pp. 64-69.

③ R. P. Kangle, *The Kautiliya Arthashastra, Part III: A Study*, p. 272.

④ “vijigisu”原为渴望胜利之意,这里指渴望征服的国家,译作“欲胜王”“胜国”,基于对原意和国际关系学科的惯用语的兼顾,在此译作“胜国”。参见曾祥裕、魏楚雄:《〈政事论〉国际政治思想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3 页。

权力、地点和时间等因素制定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管理原则,又称六重外交原则,并就此实施外交政策目标的适当手段和方法,即四策略模型(upāya)。此外,基于国家间权力斗争的动态性,三者也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共同致力于维持和增强权力目标的达成。由此,可将之整合为一套三位一体的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理论逻辑(参见图1),《政道精要》作为古代印度政体文献也大致遵循这样的思想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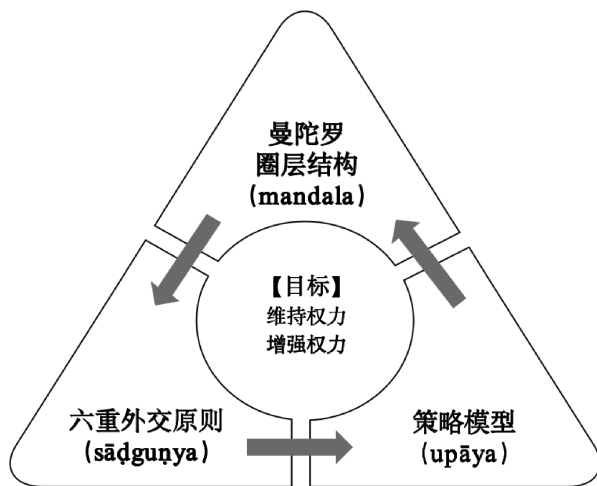


图1 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理论的逻辑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一) 卡曼达格的曼陀罗圈层结构思想

作为逻辑起点的曼陀罗,原为圆圈之意,将之置于国家间关系背景下,即为“或近或远的国家圈子,”^①该圈层结构的基本假设是:国家间权力冲突是自然的,位于圈层中心强大的国家具有建立霸权的政治冲动。由此,曼陀罗圈层结构设想了以胜国为中心的特定地缘政治领域的关系模式。

从圈层结构组成来看,曼陀罗圈由胜国、敌国、盟国、中立国和中间国五种国家类型组成。^②曼陀罗圈层结构并非卡曼达格首创,而是他回顾和借鉴《利

^① Manmatha Nath Dutt, *Kamandakiya Nitisara or The Element of Polity*, pp. 81-82.

^② 五种国家类型内涵分别为:胜国为希望巩固和扩大权力的中心国家;敌国为与胜国相邻且位于胜国扩张方向的国家;盟国为与胜国的敌国相邻的国家;中立国不与胜国、敌国、中间国接壤,实力分别强于胜国、敌国以及中间国,但弱于三国的联合力量;中间国同时与胜国和敌国接壤,实力分别比胜国和敌国强,但弱于两国的联合力量,也弱于中立国的实力,可能转化为敌国或者盟国。参见 Manmatha Nath Dutt, *Kamandakiya Nitisara or The Element of Polity*, pp. 85-88。

论《摩奴法论》等文本中曼陀罗圈层结构的逻辑序列变化(包括三重曼陀罗圈、四重曼陀罗圈和标准十二国曼陀罗圈三个版本)之后,^①认为尽管存在其他类型曼陀罗圈,但标准十二国曼陀罗圈是公认且闻名的,一个完整的标准曼陀罗圈由十二个国家组成,即位于中心的胜国、位于胜国前方的五个国家、位于胜国后方的四个国家以及中间国和中立国(如图2所示)。^②标准曼陀罗圈的起点为处在中心的胜国,该胜国的最终目标为在由其他十一个国家建立的地缘政治圈层中建立霸权,中立国和中间国扮演权力平衡的角色,平衡胜国集团与敌国集团的权力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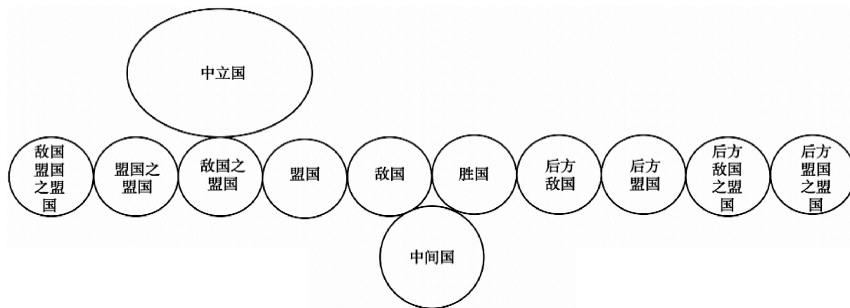


图2 标准十二国曼陀罗圈层结构图

图表来源: Kane Mahamahopadhyaya Pandurang Vaman, *History of Dharmasastra: Ancient and Mediaeval Religious and Civil Law*, Vol.III, p. 222。

从圈层结构运行机制来看,《政道精要》创造性地将曼陀罗圈层结构比作连接从轴心向外辐射带有辐条的车轮圈。^③在车轮旋转过程中,如果轴心完整且强大,那么它将能够保持车轮圈有序运作。反之,若轴心较弱,将难以保证整个车轮正常运作。这一比喻赋予了曼陀罗圈层以动态意涵。为保证曼陀罗之轮有效运行,卡曼达格认为,作为车轮轴心的胜国应保持车轮的纯净,远离障碍物,而净化车轮的核心要义即征服敌国、与盟国结盟,并获得中间国和中立国的支持。胜国应通过自己和盟国联合来消灭敌国,通过盟国和盟国之盟国联合来消灭敌国之盟国,通过争取中立国和盟国之盟国联合来消灭敌国盟国之盟国。^④在这种逐层递进的顺序中,作为中心的胜国须不断扩大势力范

① Shiva Gopal Bajpai,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Northern India c. A. D. 800-120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7, pp. 100-101.

② Manmatha Nath Dutt, *Kamandakiya Nitisara or The Element of Polity*, pp. 92-93.

③ Ibid., p. 82.

④ Ibid., pp. 93-94.

围,积极调整曼陀罗圈,以实现权力平衡,达到永久性消灭敌国、维持和扩张领土的目标。由之,可总结出这一圈层结构运行机制是地缘政治与权力政治逻辑相叠加的结果。地缘政治逻辑框定了胜国与不同地理距离的国家形成的敌对—中立—友好的圈层序列,但仅依赖于地理位置来决定敌友的原则^①会使曼陀罗圈过于绝对,权力逻辑修正了这种较为僵化的状态。根据权力逻辑,曼陀罗圈中的各国获得与其权力相匹配的位置,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主要出于对权力的争夺,^②胜国联合盟国、征伐邻国的目的在于改变威胁到曼陀罗圈权力格局的现状。因而,“邻国必敌国”的地缘政治逻辑只是在邻国寻求破坏权力分配格局的情况下成立,领土的邻近只能使邻国成为潜在的敌国,而非真正的敌国,只有当敌国有真正的敌对行为之时才会真正采取措施,对之征伐。因此,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逻辑相辅相成,推动卡曼达格曼陀罗之轮的动态运转。

(二) 卡曼达格的六重外交原则

作为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六重外交原则本身既包含政策原则的指导性,又具备谋略选项的工具性。在曼陀罗圈之下,六重外交原则得以运作,旨在指导胜国如何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之中获得胜利。《政道精要》延承了《利论》《摩奴法论》中关于六重外交原则的内容,具体内涵如下:(1) 缔造和平(samdhi),即缔结包含条件的和平条约。当一国受到更强大敌人攻击而处于危急境地时,应寻求缔造和平以等待合适时机予以报复。^③(2) 发动战争(vigraha),与缔造和平相对,即强国对弱国的要求无法通过外交斡旋得到满足而决定发动战争。^④(3) 备战(yana),即一国向敌国做行军准备。决定是否备战取决于本国能否正确评估对手国和盟友的相对实力、来自后方敌人的威胁以及了解对手国的外交行为。^⑤(4) 保持沉默(asana),与备战相对,指在两国交战某一阶段停止对敌国的敌对行动或备战行动而获得喘息机会的政策原则。^⑥(5) 两面下注(dvaidhibhava),即同时或交替运用缔结和平和发动战争。在具体操作

^① Paul R. Hensel, "Territory: Theory and Evidence on Geography and Conflict," in John A. Vazquez, ed., *What Do We Know About War?*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p. 62.

^② 〔美〕汉斯·摩根索、〔美〕肯尼斯·汤普森:《国家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孙芳、李晖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5—36 页。

^③ Manmatha Nath Dutt, *Kamandakiya Nitisara or The Element of Polity*, p. 105.

^④ Ibid., pp. 136-149.

^⑤ Ibid., pp. 150-151.

^⑥ Ibid., pp. 154-155.

上,当一国被置于两强大敌国之间时,应口头屈服于双方;当两敌国同时攻击他时,应与两者中较强一方结盟;当两者都拒绝提议时,应投靠两国的敌国或向两国中较强一方投降。^①(6) 寻求庇护(samsraya),即出于自保向更强大的国家寻求庇护。卡曼达格对寻求庇护和缔造和平的联合形式进行了区分,前者是弱势一方为使自已免受强大敌人的迫害而被迫与更强大的第三方缔结和约的结合形式,而后者则是在攻击方与被攻击方之间达成。^②

《政道精要》关于六重外交原则的讨论分散于不同章节,归纳起来可发现书中实际上存在三种关于六重外交原则的理解。

第一种即是在传统六重外交原则基础之上,大致形成战争—和平的外交原则政策发展迹象(如图3所示),即保持沉默和寻求庇护由缔造和平所促使,备战和两面下注都是在战争中的行动。^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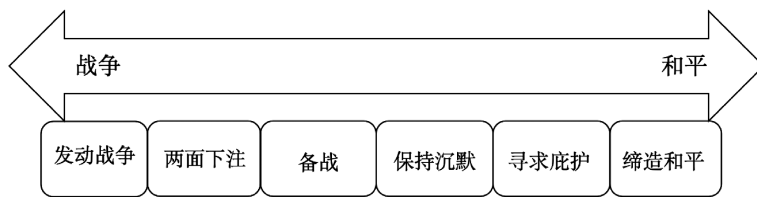


图3 六重外交原则的两种政策发展迹象谱系图

图表来源:Sachin More, *Arthasastra Less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Environment with South Asia as a Case Study*, New Delhi: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2014, p. 29。

第二种将该原则置于不同权力对比状况之中,根据权力对比的客观评估可有不同的政策指导。当敌国实力强于本国,且预期仍如此,应选择缔造和平;当敌国实力明显弱于本国,应发动战争;当本国与敌国实力相当,处于力量均衡状态,应保持沉默;当本国实力略强于敌国,且仍稳定上升时,本国应备战;当本国实力弱于敌国,并且敌国实力增长速度比本国快,本国应积极寻求第三国支持与保护;当本国实力弱于敌国时,根据第三国与敌国的实力对比,本国应伺机选择与实力强或实力相当的一国交好,向实力弱的一国发动战争。

第三种将该原则作为代表两敌对国家间关系发生冲突的不同阶段。先是

① Manmatha Nath Dutt, *Kamandakiya Nitisara or The Element of Polity*, pp. 160-162.

② Ibid., p. 167.

③ Ibid., p. 166.

缔造和平阶段,两个存在竞争或充满敌意的国家通过签订条约等方式协商解决冲突。若无法达成一致,则冲突升级至第二阶段——发动战争阶段,敌对行动和外交斗争成为常态,双方可能采取手段向对方施压,甚至发出战争的最后通牒。随着局势的紧张,最终只能选择诉诸战争来解决争端,由此两国将进入第三阶段——备战阶段,双方开始着手准备战争,加强军事力量,提高防御能力。接着是第四阶段——主动敌对状态下的保持沉默阶段,这一阶段可以在实际战争冲突发生的前期、期间与后期等各阶段出现。在敌对状态下,双方可能选择沉默以避免激化矛盾,这种沉默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和战略考虑。随后是第五阶段——两面下注阶段,双方根据战况酌情采取两面下注的具体方式,以降低自身风险并为未来谈判或进一步战争做准备。最后是寻求庇护阶段,当在战争尾声,一国可能面临毁灭威胁时,转向实力较为强大的第三方国家寻求庇护。由之,六重外交原则为双边冲突各阶段提供了战略指导,以适应权力斗争变化,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两国发生冲突的策略变化历程。

(三) 卡曼达格的七策略模型

作为外交政策目标具体实施手段的策略模型,原为政策工具之意,^①将之运用于国际关系语境之下,则为一国用来消除影响权力增长的障碍、实现权力的维持和扩张的策略。^②不少古代印度文献中都详述了和解(sama)、补偿(dana)、军备(danda)、分治(bheda)四策略模型,^③《政道精要》在此基础上扩充了三项:外交冷漠(upeksha)、欺骗(maya)和魔法(indrajala),即为七策略模型。^④

七策略模型的具体内涵如下:(1)和解。和解即通过接待、荣誉、施恩等来安抚他国,包括赞扬对方优点、提及彼此间的友好关系、指出双方的互惠互利、展现未来的优势及将自己置于对方支配之下五方面。^⑤(2)补偿。补偿即双方达成交易,一方用财物作为礼物,另一方接受之。通过这种利益交换的形

① Richard F. Gombrich, *How Buddhism Began*, Munshiram Manoharlal, 1997, p. 17.

② Bambahadur Mishra, *Polity In The Agni Purana*, Calcutta: Punthi Pustak, 1965, p. 196.

③ P. K. Gautam, "Understanding Kautilya's Four Upayas," *IDSACOMMENT*, June 20th, 2013, https://www.idsa.in/idsacomments/UnderstandingKautilyasFourUpayas_pkgautam_200613, 2023-04-17.

④ Manmatha Nath Dutt, *Kamandakiya Nitisara or The Element of Polity*, pp. 55-231.

⑤ Ibid., p. 232.

式,既能安抚敌国,也能快速切断敌国联盟,进而避免战争。(3)分治。分治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敌国及其盟友间制造分歧和冲突,使敌国与敌国盟友相互疏远,破坏敌国联盟体系;二是在敌国国内制造内乱,消耗敌国资源,削弱敌国实力。^①(4)军备。军备指运用武力使对方屈服,^②即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暴力行为毁灭或掠夺敌国人员和物资以使对方屈服。(5)外交冷漠。外交冷漠即在不利情况下不阻止敌国沉溺于不公正行为,任其走向毁灭,^③并中止如上四种政策方法的推进,在无任何损失情况下实现使敌国实力自损,以实现自保。(6)欺骗。欺骗即运用神谕、占星预言等手段来欺骗和恐吓敌国,^④引发敌国内部恐慌,进而发动战争、征服敌国。(7)魔法。魔法即运用宗教神秘的力量来摧毁或削弱敌国。与欺骗相比,神秘主义色彩更重。

七策略模型融合了地缘政治和政治心理学因素的考量。从地缘政治考量来看,胜国应积极运用七策略模型使自己在曼陀罗圈中比盟国、敌国、中间国及中立国更强大。针对曼陀罗圈中不同类型的国家所采取的策略也有所不同:对邻近敌国运用冷漠、欺骗、魔法,军备则是以上三种无法奏效时再予使用。对盟国、中间国及中立国则以和解和补偿拉拢之,对敌国盟国则采取分治。由于曼陀罗圈是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相叠加的结果,因此,这些策略的运用不能脱离对曼陀罗圈中各国相对权力对比的评估,而加上权力对比这一变量,策略的运用规则即是通过军备战胜曼陀罗圈中力量较弱的国家,通过和解来战胜权力相当的国家,通过补偿、分治、外交冷漠来战胜力量强的国家,魔法、欺骗作为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政策工具可与上述五种叠加使用。从政治心理学的考量来看,七策略模型中的政策手段的选择与运用加入了对敌国及其盟国道德水平和心理状态的考虑。对道德水准高的敌国要实施和解,对贪婪的敌国则采取补偿,对邪恶的敌国唯有用军备武力,对敌国的不公正行径予以漠视,用欺骗、魔法引发敌国恐慌。一国外交政策工具能否运用得当取决于对不同的地缘政治状况、政治心理要素的恰当把控。

此外,七策略模型与六重外交原则存在一定重叠,但六重外交原涉及国家外交政策整体框架以及大方向上国家间冲突的解决,七策略模型则针对任何

① Manmatha Nath Dutt, *Kamandakiya Nitisara or The Element of Polity*, pp. 246-247.

② Ibid., p. 55.

③ Ibid., p. 247.

④ Ibid., pp. 247, 233.

情况下,某一项或多项政策的执行,体现实现政策目标的适当手段。一国运用六重外交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时需根据权力、地点和时间等因素单独或组合使用七策略模型。

三、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独特性与当代价值

古代印度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概念与问题保持着相似的关注度,因而形成了上述“曼陀罗圈层结构—六重外交模型—策略模型”三位一体的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理论逻辑体系。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在延承这一思想逻辑框架内容基础之上,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阐发了新的内容,对国家间关系的处理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发展,保有了自己思想的特性,从而彰显了自身所具备的战略与理论价值。

(一) 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独特性

考底利耶的《利论》作为古代印度治国理政思想文本中最全面以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以《利论》中的国际关系思想为参照,与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做比较,并以古代印度思想逻辑框架中的“曼陀罗圈层结构—六重外交模型—策略模型”作为对比项,可更为充分地展现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独特性。

考底利耶与卡曼达格的国际关系思想都关注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巩固,但两者最明显区别主要有三:一是在曼陀罗圈上,卡曼达格曼的陀罗圈属于防御性的威胁制衡联盟体系,而考底利耶的曼陀罗圈则属于进攻性的权力制衡联盟体系,这一点集中于对圈层中权力最大及次之的中立国和中间国的不同态度得以体现。卡曼达格提出要积极争取两国,并与之结盟消灭敌国同盟,考底利耶则强调要伺机对中立国和中间国进行征服。^①二是在六重外交原则上,卡曼达格对于防御性原则的偏好要高于进攻性原则,考底利耶则与之相反。卡曼达格认为战争是最后的手段,因为战争涉及人员、物质损失和沉重的战争支出。考底利耶在对包含发动战争在内的进攻性选择保持较强积极性,认为这

^① R. P. Kangle, *The Kautiliya Arthashastra, Part II: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ritical and Explanatory Notes*, pp. 490-491.

是国家应该优先选择和考虑的,防御性的选择才是不得已而为之。^① 三是在策略模型上,卡曼达格在四策略模型中增扩了外交冷漠、欺骗和魔法三项。欺骗和魔法由于涉及宗教巫术的应用,在此不作过多讨论。单就外交冷漠而言,卡曼达格发展并壮大了外交冷漠,不仅在六重外交原则和七策略模型中提到了外交冷漠的战术性内涵,更在曼陀罗圈层结构中从战略上论述了弱势国家如何坚持外交冷漠战略,处理与强势国家的关系。《利论》则将外交冷漠定义作为六重外交原则中保持沉默的一种权宜之计,更突出其战术色彩。

通过上述在“曼陀罗圈层结构—六重外交模型—策略模型”逻辑框架之下将卡曼达格与考底利耶思想所进行的比较,可以发现,整体而言,卡曼达格相较于考底利耶思想具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具体体现如下:一方面,卡曼达格强调国际关系思想中的非暴力性。这种非暴力性主要源自其关于战争动机的讨论。与《利论》为荣誉、贪婪及邪恶目的而战的战争动机不同,卡曼达格将战争成本与成功机会作为是否发动战争的重要表征。^② 他强调需从发动战争可能的成本与后果来考量是否发动战争。战争的潜在收益是领土、盟友和财富,只有在获得这些收益的明确前景时,才应发动战争。因此,卡曼达格对战争选择十分克制和慎重,认为武力具有有限性,明智的做法是通过适当考虑运用和解、补偿等权宜之计来避免敌对行为。^③ 另一方面,卡曼达格发展了外交冷漠的战略内涵。《政道精要》中外交冷漠意为力量较弱小的国家对更强大的对手漠不关心、无所作为的防御性表现。^④ 卡曼达格从战术和战略层面赋予了外交冷漠两层内涵,一是作为暂时的战术性冷漠态度。无论是在七策略模型中的外交冷漠手段,还是在六重外交原则中外交冷漠的变体存在(即作为备战和保持沉默的变体)均强调对更强的存在竞争关系的对手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耐,实行战术漠视;二是作为持久的中立战略的分支,成为弱势力量的自保方针,使弱势的一国在对抗强国的过程中有回旋余地,充满外交韧性。^⑤ 与考底利耶仅从战术层面介绍外交冷漠相比,卡曼达格的外交冷漠兼顾战略和战术,内涵

① 曾祥裕、魏楚雄:《〈政事论〉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第82页。

② Upinder Singh, "Politics, Violence, and War in Kamandaka's Nitisara," p. 32.

③ Sisir Kumar Mitra, *The Nitisara or the Elements of Polity by Kamandaki*, p. 365.

④ Manmatha Nath Dutt, *Kamandakiya Nitisara or The Element of Polity*, pp. 156-158.

⑤ M. V. Krishna Rao, *Studies in Kautilya*,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58, pp. 101-02.

更为完整丰富。

总之,较之考底利耶国际关系思想对帝国自信和对权力征服的进攻性的强调,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明显谨慎和克制许多。这或许是由于《政道精要》写于笈多王朝衰亡、战争不断的印度中世纪早期,国家间不稳定的日常斗争与不断变化的联盟重瓦解与重组已是常态,^①卡曼达格需要考虑的是在战争中国家的生存与安全问题。因而,他在关注权力扩张的同时,对战争的有限性及弱势国家的自保问题保持了同样的关注度。由此,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凸显了非暴力性和外交冷漠的思想特性。

(二) 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当代外交战略价值

如上所述,卡曼达格国际关系独特的思想内涵可归纳为非暴力性和外交冷漠战略选择,而将之整合起来则会发现两者间具有一定的战略逻辑连贯性,即在“大鱼吃小鱼”的无政府状态中,相对弱势的国家要想避免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谋求自己的战略生存空间,需保持一定的战略主动性和独立性,降低被大国牵制或操控的风险。在保持战略主动性上需要倚重的是非暴力、拒绝发动战争。从价值观念上,非暴力既符合印度教传统道德伦理观中的“戒杀”原则,^②也符合普世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以此可获得国内和国际的声援与支持,对非正义一方形成政治压力。从成本收益比上,非暴力更能节约国家资源,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在保持战略独立性上则需倚重外交冷漠。这要求弱势国家一则需保持战略中立,避免过度依赖某一方大国,也避免与某一方大国对立,达到战略平衡;二则需保持战略忍耐,忍耐对手国的挑衅行为,不被外部压力所左右,同时也与非暴力相呼应,以道德主义与和平主义来争取国内和国际的理解和支持。基于这种战略逻辑连贯性,可进一步将卡曼达格非暴力性和外交冷漠的思想归纳为“非暴力性—外交冷漠”战略传统,即一种站在正义的道德制高点上,由正义的弱势一方对抗不正义的强势一方所采取的忍耐战略,其目的在于积累自身实力、谋求战略自主空间,充满了道德伦理观念和务实主义色彩。

尽管较难判断古典战略传统是否对现代印度外交实践产生真正影响,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印度对战略事务的理解也部分地源自其内生的政

^① K. V. Rangawami Aiyangar, *Rajadharma*, Chennai: The Adyar Library, 1941, pp. 14-15.

^② 朱明忠:《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及其影响》,《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第38—44页。

治思想资源,^①许多战略操守仍可从印度历史尤其是战略思想上寻根溯源,^②对照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外交实践,非暴力性—外交冷漠战略传统也成为印度对外战略选择的一部分而存在。

印度争取独立之际,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 Movement)即是甘地出于对力量对比战略性的考量,通过夺取和保持道德制高点来避免暴力对抗,从心理和政治上消耗英国殖民势力。^③可以说,这是卡曼达格国际思想中的非暴力性和外交冷漠完美融合的体现。

印度独立后更是将“非暴力—外交冷漠”战略传统运用至外交战略领域。独立之初,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印度需站在反殖反帝及追求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道德制高点之上,保持中立以保护自身国家安全。同时,又能使印度在两极格局中保有一定战略生存空间。在外交实践上,一方面,尼赫鲁政府与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Pancasila)^④,提出要非暴力、和平地处理国家间争端,并奉行反核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和平利用核能、核裁军的倡议方案;另一方面,印度还推出不结盟政策,强调要尽力避免相互结盟的权力政治集团,^⑤并积极推动不结盟运动。这些外交实践塑造了印度当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代言人”的国家形象,发挥了超越自身实力的作用。这种对外战略实践行为被西方学者称为“友谊防御主义”(doctrine of defence by friendship)。^⑥

21世纪以来,随着印度实力的增强,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公开场合较少强调不结盟,出现不少譬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印美安全合作等逐渐偏离不结盟的情况,^⑦并对周边邻国采取怀柔与进攻并举的策略,印巴关系时有紧张、中印

① Kajari Kamal, "Kautilya's Arthashastra: Indian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ic Preferences,"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Vol.12, No.3, July-September 2018, pp. 27-54.

② 宋德星:《现实主义取向与道德尺度:论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第9页。

③ Michael Liebig, "Kautilya's Relevance for India Today," *India Quarterly*, Vol.69, No.2, 2013, pp. 99-116.

④ Noor A. Husain, "India's Regional Policy: Strateg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in Stephen Cohen, ed., *The Security of South Asia: American and Asian Perspectiv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p. 28.

⑤ K. Subrahmanyam, "Grand Strategy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in Krishnappa Venkatshamy and Princy George, eds., *Grand Strategy for India 2020 and Beyond*, New Delhi: Pentago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12, p. 15.

⑥ Michael Edwardes, "Illusion and Reality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1, No.4, January 1965, pp. 48-58.

⑦ 李莉:《印度偏离不结盟及其动因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第1—35页。

边界冲突不断,但对外战略传统中仍为非暴力性—外交冷漠传统的不结盟政策留有一席之地,对战略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的追求仍然存在。^① 印度不结盟政策以各种变体不断出现,如“议题式结盟”(issue-based alignment)、“多向结盟”(multi-alignment)和“选择性结盟”(selective alignment)等不结盟 2.0 政策(non-alignment 2.0)等。^② 这些不结盟变体的核心要义仍是避免印度选边站队,谋求更大战略自主性,以使印度保持本国外交决策及实施的高度自主性和调整权,也掌握了对他国的战略优势。^③ 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甘地外交、民主和平价值观外交来积极塑造国际形象,为印度外交格局增加更多筹码。

综上,非暴力性—外交冷漠战略传统以强调运用充满道德伦理色彩和灵活务实的方式来寻求国家战略主动性和独立性的内核,存在于独立后印度外交战略实践之中,使印度外交既充满对现实主义的务实追求又保有理想主义的道德信仰,其目的乃是服务于“有声有色的大国”目标。^④

(三) 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当代理论价值

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已然成为多元国际关系思想文明传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其与中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理论进行比较则能更好地促进中西印间的思想对话,碰撞出新的理论增长点。

古代中国思想虽是“百家争鸣”,但影响到治国原则方向的主要有儒、墨、道、法四家主张,且以儒家思想为主流。^⑤ 儒家国际关系思想旨在确立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国家间行为规范,以实现“和”的国家间理想状态。这既有拒绝战争的“慎战”“礼战”内容,也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之意。在实现“和”的路径上,儒家思想提倡统治者要以“仁”为本体论原点来治理国家,^⑥ 遵“王道”行“仁政”,并以“礼”来规范和约束国家间行为,将“中庸之道”作为国家间关系处

① Aparna Pande, *From Chanakya to Modi: Evolution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dia, 2020, p. 107.

② 李莉:《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印度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77—95页。

③ 李亮:《印度大国结盟战略:信誉缺失、三重背离及成因》,《南亚研究》2023年第2期,第109—132页。

④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向哲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⑤ 也有儒、法、道三家之说,参见包刚升:《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4—26页。

⑥ 张子建:《孔子外交思想初探》,《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23期,第235—237页。

理的尺度,公正处理国家间争端,^①“柔远人也怀诸侯”,^②以此来构建“协和万邦”的国家间秩序。

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考底利耶思想做比较已成为目前国内外学界研究古代印度政治思想的主流,^③卡曼达格思想作为延承考底利耶思想的代表,也可将两者进行对比。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群,^④包括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无论何种思想理论变体,现实主义理论在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下至少有如下三点共同特征:一是以权力为核心概念。^⑤不同流派的区别在于将权力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二是认为国家作为自利、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寻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一国获益为外国损失,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困难性;^⑥三是突出国际关系的冲突性,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为了权力和安全的冲突与竞争,战争冲突不可避免。

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内容上文已有详述,在此不再赘述。整体上,如果说儒家国际关系思想具有一定规范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偏实证性,那么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则居于规范性与实证性之间,既基于某种道德观念来提出应遵循的规则或行为模式来解决或优化扩张野心与暴力等问题,也包含不少对事实和现象的观察、描述和解释,并通过一定逻辑推理来验证提出的设定,具备实证主义的论证结构。譬如,卡曼达格关于不同版本的曼陀罗圈层的逻辑序列变化分析就充满了实证色彩。

具体而言,三者目标追求与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偏好上有区别(如图4所示)。在目标追求上,儒家思想追求国家间普遍和平状态,强调国家通过“礼”的自我道德规范来实现,充满道义追求。现实主义理论将权力追求视为

①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50—153页。

② 《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383—384页。

③ 参见:Roger Boesche, *The First Great Political Realist: Kautilya and His Arthashastra*,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2, pp. 209-218. Amartya Mukhopadhyay, *Realist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Systems and Game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21-51.

④ Stephen M. Wal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I*,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pp. 197-234.

⑤ [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⑥ [美]大卫·A. 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210页。

确保国家生存、安全和繁荣的关键。尽管卡曼达格思想同儒家思想一样也将建立国家间普遍和平状态作为最终追求,但强调通过正义征服来建立排他性权威,可谓披上道义外衣的权力追求。在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偏好上,儒家思想偏防御性,坚持“内因决定论”,^①强调“平天下在治其国”,由国内大治达至万邦咸宁,由统治者行仁政对外形成软性感召力而非进攻性的武力征服,以让各国接受普遍的道德规范,实现国家间和平。现实主义理论与卡曼达格思想则偏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倾向于采取争夺和增强自身权力等进攻性行为来确保本国安全与繁荣。卡曼达格基于实用主义与道德考量对发动战争比较谨慎,^②但整体仍充满对支配性权力的渴望与追求,战争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正常组成部分,亦是曼陀罗圈中胜王要成为“统领四方”的主导性权威所须经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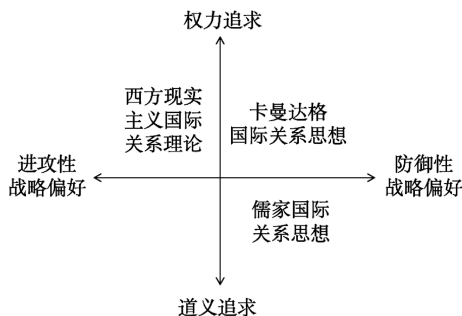


图4 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与儒家国际关系思想、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比较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发现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权力与道德的考量。卡曼达格思想较注重道德规范的儒家思想多了更多务实性的权力追求,较坚持道德淡漠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增加了对道德的考量。由此出发,卡曼达格这种基于印度本土经验传统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关于作为物质性权力的利与作为道德追求的法之思想源流,可赋予古代思想以现代意涵。具体来讲,卡曼达格“非暴力性—外交冷漠”思想可发展成弱国在面临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时采取的冷漠战略选择理论。由此,可以深入探讨这一理论思想的外部

^① 杜哲元:《扩张还是自守: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及其对立面》,《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第31—58页。

^② Upinder Singh, *Political Violence in Ancient India*, pp. 362-364.

有效性,以此构建出一种既根植于本土经验,又具有外部适用性的中微观国际关系思想理论。因此,在探究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当代理论价值,甚至是非西方国际思想的当代理论价值之时,不妨将其置于跨文化多元思想文明传统视阈下,在关注思想自身发展变化的同时,展开不同思想之间的深度对话,增加更多新的讨论空间。

结 语

作为后考底利耶时代的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延续了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传统逻辑框架内容,并结合时代情境展开了新诠释。以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为研究中心,探析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延续和变化,使我们不仅形成了对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脉络性认识,也充分把握到了其内在的多样性。针对卡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的当代价值,在实践层面,我们聚焦于卡曼达格国际思想与印度外交的相关性。在当前印度大力建构“婆罗多叙事”的背景下,这可作为观察印度外交实践的有益视角,古典思想资源或许可内化为印度外交战略文化的一部分,在形塑印度外交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理论建构上,则通过将卡曼达格思想与中西国际关系思想理论进行比较,加深了对卡曼达格思想在权力与道德考量上的认识,这既为将卡曼达格的“非暴力性—外交冷漠”思想发展为具有外部有效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更多讨论空间,也深化了在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下非西方古代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建构意义。未来如何赋予古代国际关系思想以当代价值,释放新的研究价值与动力,助力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